續羊棗集

續羊棗集卷之二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村社訛字

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村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余幼讀千家詩如此近讀諸部皆作春社恐春社時稻粱未必肥也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遺黃鶴樓余幼讀古文大全如此今諸集皆作已乘白雲去則二句似不相關此亦亥豕之易

見者而曰以傳訛其他又何足怪也

許石城詩

許石城少卿詩一聯平生愛我無如酒凡事輸人不但棋惜不見其全篇

陳石亭詩

陳石亭太史贈僧半峯遊方詩松葉蓋頭身面壁藤梢纏膝足穿雲祇園不用金鋪地般若何須玉篆文拘虛集中不載

三體唐詩

三體唐詩以景物爲實情思爲虛謂開元大曆多四實華麗典重之間而有雍容寬厚之態所以爲妙稍變然後入於虛間以情思不以虛爲虛而以實爲虛所以爲難大中以後多前虛後實終未及前兩體之渾厚若前實後虛則易流於弱唐人此體最少此所謂以驪黃牝牡相馬者然初學近體要亦不可不知之也

薛貢士詩

張右渠稱薛方山憲副乃郎除夕詩令宵得酒娛殘

朧明日逢人說舊年

工部九日詩

杜子美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句詩家多言其工且以翻案爲喜愚意此聯氣弱且帽卽冠也豈帽字或誤耶曾與朱明虹憲部言之頗以爲然隨扣余當作何字余遜避終不敢言而意則欲改吹帽二字爲垂雪或卽作吹雪爾

憑虛閣對聯

雞鳴寺憑虛閣江都諸監生柱聯層霄飛閣俯萬井

樓臺烟雨一天堪對酒孤鳥斜陽帶六朝山色英雄千古幾憑欄

任考功對聯

任考功翰對聯小樓外千古此江山問漢闕秦宮安在大夢中一霎如風雨不燕歌趙舞何爲

葡萄詩

吳仕徵葡萄詩漢使傳來異國秋茂陵旋起大宛謀玉關多少征人淚贏得西風顆顆愁徐生爲余誦之

杜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思意憶弟亦思家中事耳縱當時弟不在家故以對思家畢竟意思相近非詩家上乘也何不作憂國有多少意味

黃鶴樓詩

崔顥黃鶴樓詩古體也而諸家皆以爲律不知何意獨古文大全收之而首句作昔人已乘黃鶴去似於文義爲順夫唐人律體甚嚴凡不粘與不偶者皆古體也而曰變體曰蜂腰曰偸春曰盛唐多作此體取瑣以投之瑶而多爲之名孰若歸諸瑣類之不費夫

詞乎若曰古與律氣格自然不同不在粘與對也則愈不可曉矣

張羅峯詩

大學士羅峯張公未第時上守巡諸公遊鴈蕩詩海內名公集鴈山草茅何幸得躋攀林間淨掃豺狼道天上雄當虎豹關　玉輦尚多巡幸地金尊未許破愁顏江湖廊廟心相似莫謂漁樵盡日閒又杭城城隍廟懷古詩鷓鴣啼罷野棠開千古英雄盡草萊南渡可憐無社稷西湖依舊有樓臺山從伍子祠前斷

水向嚴陵灘上回試問江雲與江鳥爲誰飛去爲誰來雄渾感慨自是不羣

杜鵑詩

蘇東坡評杜工部杜鵑詩意非不美然終不若王誼伯以首四句爲題下註覺平雅且不廢詞即如東坡所解註之題下何不可之有

題竹

陳石亭編脩爲人題竹詩種竹不須多種多令人俗瀟灑兩三竿清風自然足顧東橋尚書續之曰誰云

種竹兩三竿冷淡蕭疎不耐看種竹須種二萬頃掃動一天星斗寒

劉福井

劉福井珠爲郡王題十八學士圖詩昔聞瀛洲在海上令看瀛洲在畫圖瀛洲縮入丹青手風景眞似人間無瀛洲神仙人不見瀛洲學士人相羨太平官府即神仙況乃學士文章彥十八人中誰數冠房杜善謀還善斷嗟嗟敬宗何足數十斛麥收天下亂君不見太宗神武起義兵重光日月淨風塵寰宇耕耘皆

樂士朝廷獻納重儒臣又不見學士雍容白玉堂開陳禮樂稱帝王草檄不聞宣召急看花寧爲簿書忙畫工貌此意不俗千古人文傳面目年來筆力更奇古好寫唐虞九官十二牧劉公安人大學士江陵張公先輩也年六十有六始登進士第又三年始授戶部郎會試張公爲考試拆卷得其名大駭急閱卷雅似少年無不驚嘆初困場屋久每下第造張公必有作如曰始知相府深如海不使山人醉似泥又曰相府勳名青鬓少故人心事白頭多及第進士有曰欲

知座主山如壽須識門生雲滿頭皆沉警可誦惜不見其全篇云

舜傳詩

從兄舜傳作詩頗有警策絕句如登山曰鎮日登山興未闌數峯猶似霧中看漫遊不在窮巓頂只此歸途已自難盆菊曰孑立西風瘦倚臺只緣無地託根荄金錢錯落身增重自有將絲取竹來燈花曰世情應不到燈花纔放相將喜慶家愧我年來愁避燕偶然開到尚疑差皆其一時漫筆

改別號詩

養虛舊號不曾陳新號曇雲只此身認得本來眞面目呼牛呼馬任他人徐子清詩也子清名渭舊業舉有聲後遂落魄詩文字俱爲時所重

叢臺詩

劉釣河布政侃登邯鄲叢臺詩一上高臺思渺漫飛雲極目盡邯鄲直從霄漢攀樓觀遙指山河走魏韓芳草詎知人脫穎野花如笑客媻跚連城不照長平路落日陰陰故壘寒雄渾感慨眞與古作者聞有刻本

惜不得見云

赤壁詩

杜牧之赤壁詩只言其勝中有敗卽四皓安劉是滅劉意也許彥周乃謂孫氏霸業係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沒了二喬固哉許叟何其不善言詩也詩所以優柔平中言近指遠而醒人心目者正係於此言二喬而社稷生靈俱可知矣必曰社稷生靈也然則指銅駝而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與言此座可惜者謂社稷生靈發耶謂銅駝與一牀發耶

惟苕溪漁隱謂項氏以八千人渡江無一人還決無復興之理以此病其卷土重來之句實爲近之然此意豈待人言郎項王亦自言之矣詩本人情發乎性情止於理義皆本其至者言之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此項王之至情也不因其成敗推本子弟共事之義始終如一父老子弟之至情也感時弔古慕才憐傑而爲之死中求活此英雄之至情也牧之豈不知項氏之不能復興亦豈不知項氏之死爲不足惜一時弔古意自如此觸景而發不暇他

顧英雄豪傑之襟懷固宜然也

樓對閣

許渾以日沉閣對風滿樓杜甫以吹帽對正冠樓亦閣帽亦冠也薩天錫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鍾山東一老叟獨病之薩詢之曰聞與聽一合爾因改聞爲看然則許與杜其亦未逢山東之老叟與

退之用韻

六一居士謂韓退之爲詩得韻寬則橫溢旁出得韻

窄則反不出而愈險愈奇以爲至工愚謂不然詩韻寧可出入以退之之才窄韻既不爲所窘寧復以出寬韻爲奇必當時韻書不同今所傳雖曰唐韻其實經宋人通併安知無更竄之者人未之察爾

文昌圖

舜傳資稟穎拔惜以衣食不足奔走四方不專於學落魄一生曾爲人題文昌圖意甚正姑記於此嘗聞傳說爲列星騎箕尾之說因閱天文圖觀象於箕星之間而辨認之蓋未以理論也要之未有傳說先有

是星謂星降而生說說生而應星是未可知也至於王良合鞭策於奎狼之含造父合車府於危燕之次莫不皆然然亦未有是否於其間者按文昌星列紫薇垣旁少輔上輔三師與俱實上帝文章之府司稽之地也士之祈昌乎文者禮奉之是矣特不知圖爲人象儼然冠服果何時何人抑何意義而爲之者也讀其書曰蜀梓潼北郭張仲子上帝以君世業儒封弘人帝君掌士籍以故祀爲文昌豈亦星降而生君君生而應星也耶疑之與信尚未相半而況又加之

以圖象乎或曰倣道家星宿閣之制而爲之者與曰非也古之祀祖考者必有尸圖是象而禮奉之者義蓋以此愚因原作圖者之意君其鑒禮奉者之心焉

古詩上乘

高安況公叔祺選古詩上乘首四言古次古樂府次五言古次五言排律次七言排律次五言律次七言律次七言古次五六七言絕句古樂府收及李太白柳宗元韋應物諸名家至於菩薩蠻憶秦娥諸作而白紵採蓮等曲又收於七言古內至於梁元帝折楊

柳眺銅雀臺諸作又收作五言律七言古又列之律後夫旣曰古詩收及近體已似可異而參錯如此謂得上乘其然乎哉

滄溟集

濟南李公攀龍太倉王公世貞相推許以文學自謂世無足以當之者偶得滄溟集讀累日非不偉其脩辭之古而用意之深然去韓柳歐蘇遠矣自春秋戰國而下文雖不同莫不明顯條暢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今但處漢魏以上

辭事影響模倣便不可讀以爲善學古人也此求聖人於牛首蛇身者爾若其擅場處自不可掩要不在不可讀也

李滄溟汪南溟二公爲文皆學史記雖寸楮隻字模倣逼眞此所謂拙盜爾有相馬於驪黃牝牡之外者二公其得爲上乘乎

李滄溟論文

李滄溟謂　國朝作者無慮數十家稱於世卽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脩詞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

晉江毘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戸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脩詞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敘事不近人情乎此其意在宗左傳史記殆未聞宋潛溪之論焉爾潛溪謂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榛薉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愚未知文然左氏史遷孟韓之優劣則不待知者而後辨雨朱兩涯謂今之作文者必曰先秦兩漢左

氏不知文章與時高下典謨訓誥已自不同古今文評安可盡了一言以蔽之曰辭達而已矣吾不敢謂兩涯之論過於滄溟然辭達而已則孔子之言也余同麓曾謂余言今人舍韓柳歐蘇而直學史記不知韓柳歐蘇固善學史記者也此四君子之論知者擇之

士夫習尚

今之士大夫無有不言佛老談陰陽家術者每至一方改學遷治自謂郭璞復生偶旱祈雨愚謂儒者自

有正禮而召巫師設雷壇無處不然觀風者可以一
慨

革華傳

韓退之革華傳視毛穎傳不大相遠而集中不載卽
外集亦不及之文亦有幸不幸與

郊社分合

國初分祀天地後復合祀至嘉靖中又復分祀看來
天地之祀不可不分亦不可不合特不可以地與天
並列兩合祀時以天爲主以地爲配西向　太祖爲

配東向從祀則大明夜明星辰風雲雷電雨露霜雪
四時五行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城隍五祀司命百種
諸神皆不可少故記曰祭帝於郊而百神受職焉安
有從百神而獨遺地者至祀地則從祀只及附地諸
神而配之亦以　太祖圜丘合祀則尊統於天方澤
分祀則專主乎地聖人有作不易斯言矣

九卿

漢魏以尚書幷令僕爲八座　今制六部都通大稱
九卿而近見表文往往有八座之文豈其以六尚書

合左右都御史言之耶抑亦徒襲前人之詞而不暇顧今之制耶至有所謂曳履之班者詢之則曰用鄭崇故事也然則餘官皆跣足耶

松栢檜辨

松之身鱗甲盤剝其葉或二針或三針有五針者其脂入地爲茯苓琥珀栢身則非若松之有鱗矣其葉則或圓或匾或刺或下垂如纓自與松不同檜則身微似松而鱗微薄葉如刺栢而更尖硬故人亦呼檜尖近至南都見士大夫多呼栢爲檜亦有呼栢爲松

者物之易見者尚然況其他哉此君子所以貴格物也

龍窩頭

曲靖道中見一輿役髮如氈堁問之曰龍窩頭也予曰夷習憚櫛貧不自愛爾對曰非也生不可櫛櫛則成病且今日櫛明日復然有惡而翦除之者則病狂奔水火不自知此役蓋兩翦髮矣亦有富而龍窩頭者舊所未聞也記之

赤草

漢誅淮陰侯於未央宮其地丈餘草皆赤至今猶然劉小鶴學憲謂聞之王三衢尚書此亦一異正與青塚相類豈其怨忿之氣鬱蒸而然耶抑傳之誤耶

甘州城異

萬曆初年中丞石公茂華修甘州城西北一邊挖出小棺木長尺許內男婦官民異狀或老或壯或有鬚或無鬚衣冠皆鮮明始以爲百十具後另爲一塚埋之挖不能了遂罷工只以磚包其城而止此不知何故人莫有識之者

鷓鴣

舊聞鷓鴣聲乃行不得哥哥五字由貴州達雲南其鳥甚多而聲不類詢之鄉人謂爲光打打三字豈此鳥有二種耶從不知此鳥何狀偶於易門道中見之蓋山中人養以爲媒者時冬月以氈裹其籠大抵似母雞而差小籠者謂此鳥鷙占必獨處一山以媒置山中使鳴渠聞來撲則以網捉之鷓鴣欲獨占一山而不圖身爲人所得此亦可爲廣地者之戒云

張江陵考滿文

張江陵在　內閣考九年滿南京九卿舉賀翁見海
公時爲南禮書主爲文時有稱其文之佳者索觀之
大意謂宰相九年考滿自禹始以江陵德業比禹而
以皐陶伯益自處余謂孟子稱舜之相堯二十有八
載亦嘗過九年矣何以知其不考滿今爲相者得比
周公傅說可矣而必曰舜禹此何等事而爲人臣者
敢以許人哉漢賜董賢詔有允執厥中之文識者以
爲駭不意我朝士風其下如此是科鄉試應天府以
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命題人猶不解其意及觀此

文殊令人竊嘆而且有誦其文之佳者世未知所終也筆便錄之以附瘞銘之末

旌表說

滕越吳同知宗堯卒二妾從焉當道議旌之愚謂敬姜所以數文伯之曠於禮者以内人之行哭失聲耳二妾自盡其去失聲於哭者遠矣以是旌之不惟不足以彰二妾之美而適以表夫子之僻議者不予是也元謀李氏二姐以養母老不欲嫁其妹四姐效之已受聘遂自縊有司請旌之愚謂死有重於太山有

輕於鴻毛婚姻人道之大端養母固可以爲孝而嫁夫亦可以養母況母自有子徒死何益此亂常拂理者不足掛之齒頰李氏二姐仍當以禮諭令出嫁而當道竟有旌之者夫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欲人望而趨之耳旌是二者則凡夫死者皆當自盡而有母之女皆不當嫁去常道遠矣或曰爲其賢於偷者爾夫俗不可偷亦不可激矯枉而過其正則枉者愈枉爲其不能從也敬表之以附孟子少陳仲子之義

脩已以敬解

論語脩已以敬脩已以安人脩已以安百姓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君子學以致其道皆一様文法令之學者解脩已以敬作脩已者用敬則下文亦修已者用安人安百姓乎蓋脩已即大學所謂自脩敬即大學所謂恂慄修已以至於敬乃可爲君子下文安人安百姓皆敬之功用道之未得而　志已立必隱居以求之不隱居不足以求志也志之既得則有道可用乃行義以達之不行義不足以達道也今之學者多解作隱居時則求其志行義時則達其道

相去遠矣學以致道朱子之解自明其曰二說相須謂子夏與尹氏二說爾不得其說而添學又不可不致道一意文義雖備而非子夏本意矣

曾點言志解

凡言志者心有所之而勢未能遂因自儗曰他日得志吾欲云云故曰志也若曾點暮春云云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就其禁之必待人之知我始可爲與或者又謂得隨時之義者可以窮可以達是則然矣顧孔子扣以行義之謨而曾子對以隱居

之事夫乃所對非所問邪不知孔子問則何以哉曾點謂異乎三子者之撰以用也撰具也孔子所問曾點所對皆用世之具意謂三子用世之志或以治賦或以足民或以禮樂其具如此我則異於是惟於暮春偕童冠浴沂風咏而歸自行此無爲而治之意所以日堯舜氣象所以言春而不及三時者或當其問荅正值斯時故卽以爲言爾如謂孔子取其自樂則方以用之具扣人而反取夫不志於用世者則是僞問而故與之也豈聖人立教之意哉或曰點疑求赤

非邦則其所志明非爲邦矣不知點爲此問爲未明爲國以禮之言疑夫子之哂由是哂其爲國故云謂夫子哂由之爲國而不哂求赤豈求赤所言只是佐治於下者不是得諸侯而爲國與非疑求赤所爲是隱居自樂之事也如以足民會同爲隱居事何曾點之昏昧至此此不俟與知者道也

謝顯道說論語

謝顯道謂一部論語只師晃見及子見齊衰者二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

道本末一以貫之也此意不可曉豈有爲而發耶

續羊棗集卷之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檇李高承埏寓公　訂

王謝史傳世系表

晉南渡後王謝稱世家謝獨夏陽而王則臨沂晉陽兩族並茂讀史每生疑眩作王謝史傳世系表其不在史傳者固不能考也嗚呼深山大澤有龍有蛇晉陽無論矣臨沂夏陽子姓繁衍其人倫之美忠孝德業勳名文藝豈不卓燁照映史冊而悖逆放恣爲楣

守累者亦時有之顧殃慶各歸其分天道固有不可
奕者而國勢偏安累經革命故家遺俗仰思周漢有
深慨焉

瑯琊臨沂王氏世系

一世　二世
仁　融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十三世　十四世
祥　肇　俸
夏

覽
裁

馥　烈　芬　導

根

悅
琨
瑕
恢

傴

藻　懋　攸
瑩　亮

按旨書言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辛子瑕嗣辛子恢嗣而宋書南史誕傳供言誕祖恬父混于翊光瑕瑕于媛媛光恢琨混二人耶抑一人而偏傍偏誤耶

恬
混　嗣悅
誕
詡

姑兩存之以俟知者

洽
珣
弘
錫
僧亮

僧衍
茂璋
冲
瑒

瑜

按宋書弘傳稱子錫嗣卒子僧亮嗣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則僧亮錫之子而僧達錫之弟也南史又稱子錫嗣卒子僧亮嗣亮弟僧衍衍弟僧達則亮達皆錫之子至於僧達傳二史俱稱兄錫質訥之風采而宋書明書太保弘少子若南史傳首王弘下

僧達
道琰
融

虔
深

柳（一作抑）
猷
瞻
長玄

僧遠

孺
遠
僧祐
籍

微

又明註子錫錫子僧達曾孫融並此皆不足憑而僧中書子僧亮編子字亦請弘于而僧誤以為錫子與若然則宗書又不必言弘少子僧達則有傳加弘少二字明則其孫於僧亮為錫之子也而中僧冒書冲為弘玄孫以僧衍為祖則錫為曾祖可知然則僧亮僧衍錫之子而僧達

僧謙

曇首　僧綽

儉　騫　規　褒

暕　承

訏

訓

遜

僧虔

慈　泰　祁

廓

志　緝

爲錫弟南史似不足憑也姑以俟夫識者

珉

朗練

揖彬寂

休誼揉素筠

協

謐

玁 球

琇

屨

奠

融 彪 爽 弼 琛 肅 秉

邵穆

簡

智 曼 名或

絢　續　約

婼　儁

克

超 僧朗

楷

蘊

粹

○ 球嗣

份

琳

銓

溥

錫

泛

默

鑒

某 錤夫 ○ 胥嗣

乎

固 質 勸 通 僉

寬 湜

基

合

瑜　　晉

倸　○協嗣　廞　其錤　懌

惠　泰　華　鴻　琨

震一作寖

長　佟一作終

〇嗣敦

敦　應

會　舒　晏之　崑之　陋之

允之　睎之　肇之

正　曠　羲之　玄之

按敦之七子其一不可考　凝之

徽之　禎之

肅之

操之

獻之 靜之 悅之

廙 頎之

胡之 茂之 乾之裕名 恢之

瓚之 秀之 峻 琮

玩

昇之 延之 倫之 昕

粲之 按延出繼粲之粲不知何人子姑附此

耆之 隨之 鎮之 標

弘之 曇生

普曜 晏 德元

德和

詡

羅雲 思遠

羨之 偉之 詔之 驊

彬

彭之

彪之 越之

臨之 納之 准之 輿之 進之 清 猛 繕

續

雄（未詳誰子）

彥　琛　渾

稜　侃　戎

翹之　萬　興　其（失其名）

望之

瓌之　泰之

遊之　琏之　元弘

顗　素

又 衍 玄
澄 詹
徵
愔（未詳誰子） 嗣 戎

太原晉陽王氏世系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澤（漢鴈門太守）	昶	渾	尚								
			濟	卓							

聿
澄
汶
湛
承
述
坦之
愷
愉
綏
納
國賓
忱
禕之

遐（未詳誰子）
恪
欣之
歡之
臻
柔
沉
浚
道素
崇之
黯
佐
嶠
淡
虔
脩
訥
濛
韞
準
和
恭
簡
曇亨

陳郡夏陽謝氏世系

世				
一世	衡			
二世	鯤	裦		
三世	尚	奕		
四世	康	○ 尚嗣	泉 廓鄉疑	靖 晉書作靜
五世	肅	○ 康嗣	虔	
六世	[illegible]	○ 肅嗣		
七世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十二世				

爽 和言爽兄子未詳別有兄或即孫子姑附此

○ 萃嗣

玩

玄　瑛　靈運　鳳　超宗　才卿　藻

幾卿

現　未詳誰子以現偏傍同附此

據　朗　重　絅　世基

瞻

晦

皭

允　景仁名裕　恂　孺子　璟　徽

安

瑶

純 彪 述 該 模 澹 璞

綜 約 緯 承伯 ○該嗣

眺

謨

琰
肇
峻
弘
歷名
莊
颺
朏
顥
蓰
瀹
誒
譓
哲
覽
奭
僑
褘
札

混

萬
詔
恩 作思耆
曜

○
峻嗣

石
汪
明慧
昌

鐵
邈

冲
方明
惠連

惠宣

舉
㟙
儼

伷

嗣

汪

喻未詳
譔孚

嗣

明
愷

川未詳
譔孚

王謝世系

鄉飲酒禮席次圖說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大道所在今人以節文爲末務而弗謹也鄉黨曲禮諸書可不列於學宮矣況鄉飲古今盛典行不著而習不察可哉爲鄉飲酒禮席次圖說圖九說七總說一共爲一篇隆慶庚午冬日諸暨駱問禮序於定遠公署

考定古鄉飲席次圖

僎　　　　賓

主　　　　介

按禮稱四面之坐以象四時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坐主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仁義接賓主有事又曰賓必南向是故天子之立也左聖向仁右義偝藏也又曰介必東向介賓主也考定其圖當如此蓋古人尚右也三賓席次未詳

見行鄉飲席次圖

三賓

賓

僎

介

主

司正

按古人惟童子隅坐有憂者側席而坐鄉飲盛典豈其習童子之節而自同於有憂者哉讀禮者泥西北西南之文而不及南向東向之旨倡訛踵陋亦可哂矣

考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大賓

主

僎賓

介

按　大明會典載主府知府州知州縣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代位於東南大賓以致仕官爲之位於東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於西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爲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司正以教職爲之考定其圖當如此但我　朝尚左賓位東北則主當在西南可知而仍云東南古介以輔賓顧以次長爲之而居下僎以輔主顧以年高爲之亦曰賓而居上且旣曰次長則當居主之下矣而反

在左若曰介亦賓黨則主人又全無輔恐非
祖宗參酌古今之本意豈當時寫錄之訛纂緝
諸臣未暇考正然歟

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三僎　二僎　一僎　大賓　僎賓　一賓　二賓　三賓

僚屬

衆賓

司正

主

介

按此　大明會典圖也一賓二賓一二三僎之名古所未聞或當時以義起而事例中又不載大賓非一賓乎古介即二賓從　會典則僎賓即二賓矣又何一僎之云且三賓明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而與僎並列教職州縣屬官平時或可假借大禮所在自當從正府又不必言矣而與主並列又不見之事例且所謂僚者誰與州縣弗言府僚居傍而屬官反與並位行道之人知其不可矣此係寫錄之誤無疑

擬定大明會典鄉飲席次圖

三賓官尊附此

賓

介

三賓

司正

賓從

[illegible]

僎

主

此僎設二位

按參酌古今其次當如此賓位東北介以次賓
爲之位西北俱南面主位西南僎以佐貳爲之
位東南俱北面三賓位賓左西面司正位介右
東面衆賓次三賓衆屬次司正有二僎則位僎
之右三賓官尊則位介之右皆稍後二僎從
會典義起以盡僚佐此皆明白易見意　會典
所以改位賓於東北而復添二僎三僎之意本
欲若此當局者未竟其說而秉筆之徒狃習聞
見未盡歸正善學禮者以意逆志可也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一

介　　賓　　三賓

屬公

衆賓

司正　　主　　讀

恐碍讀詰則主位當少偏近僎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二

賓　介　三賓

衆賓

各　衆

司正　讚　主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三

三賓　　賓　　介　　衆賓

四正　　僎　　主　　二僎

按參酌古今前圖正矣更附此三圖備變通也
爲司正言則府從前圖州縣從此三圖乎

擬定鄉飲席次附圖四

三賓

賓

司正

介

衆賓

僎

衆賓

主

恐礙讀詰則主位當少偏居左

按魯哀公問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夫古者合男女必當年德使泥乎其極而不得聖人制禮之本意則豈惟晚哉年德之不當其爲男女之累亦久矣鄉飲老老而賢賢貴貴之義未始不行乎其中使泥於禮文而不通其意萬一通顯者爲賔白衣人爲介府佐貳署縣事縣佐貳爲僎亦可並列而無別乎聖人之制禮不過舉其大綱而會通潤色則亦存乎其人而

已故更擬此圖且似不失古人四面之意善學
禮者出入於數圖之中而可不拂乎古　今聖
人制禮之本意矣至於拜位從　會典則猶尚
右此洪武初年禮也後改而尚左則賓黨居東
而西向主黨居西而東向所不必言矣
謹按　大明會典鄉飲酒禮事例一款如有不
遵圖序坐者以違制論至其圖次開載雖未甚
明然其大意則已可見不知天下郡縣胡爲尚
沿先代舊制而且於舊制講之未精夫禮文

白可採縱欲從古不當爲四隅之坐況古人尚
右我　朝廷變而尚左則其次自當不同故
會典明開大賔位於東北北面所謂得與民變
革者而尚爾承訛無徑昔人疑周禮爲周家未
行之書也夫所以鄉飲將使民觀感而興於孝
弟者也方今違禮莫不尚左而獨於鄉飲尚右
且復尚隅而主居客上佐居長上民且疑懼之
不暇而何興起之足云果能興起將必位長者
於右位少者於左而且相率爲古人童子之禮

孝弟未成而先入詭異之習矣謹次爲圖說以
俟好禮之君子雖然從古則古從今則今參酌
之論似非分義然與其反古而不當孰若酌今
而協宜安於不當而不安於協宜何也上世寡
過之民當必有出於按圖刻舟之外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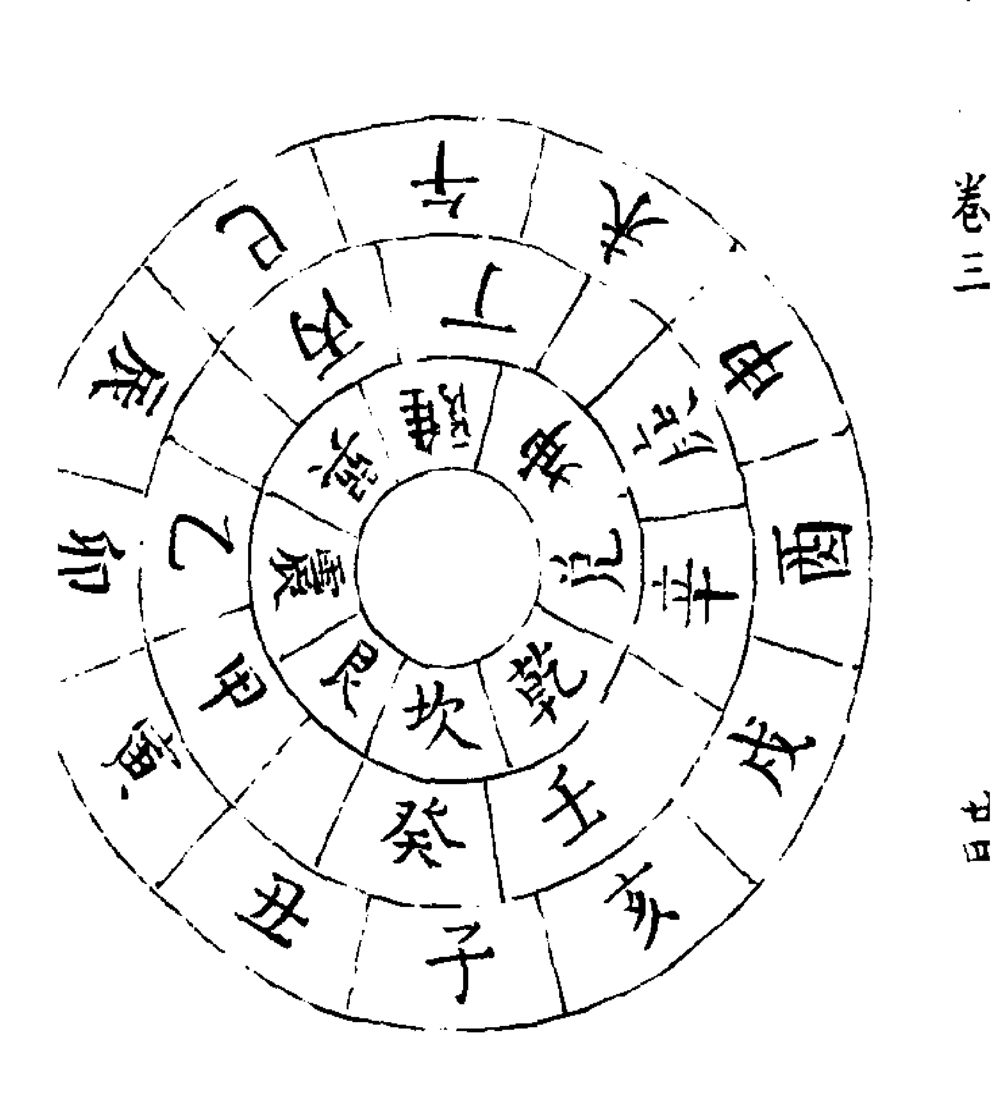
鄉飲圖說終

方向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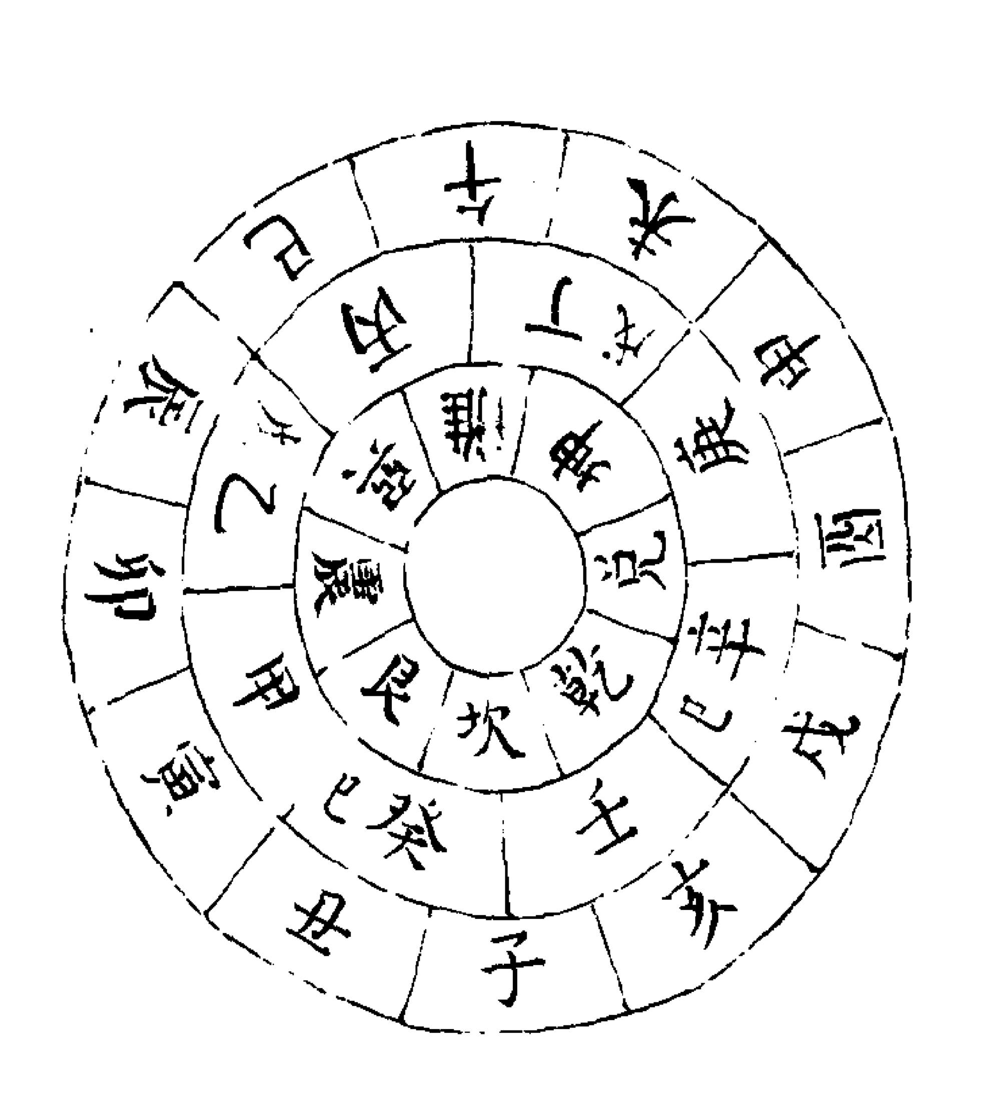
二十四向圖



十二向圖



十二向圖



方向之說所不可廢也而均分爲二十四不知如之何人不待知者可知其說之誤也何者陰陽之氣列而爲卦在天爲干在地爲支要之同運並行而無少欠缺不相假借卦之所至而干亦至焉干之所至而支亦至焉特其先後分限各因其體而錯綜不一焉爾非支之所在干與卦即爲避位而干之所在卦與支即有遺氣也而均列之爲二十四此何說也且舉卦而遺其四舉干而遺其二曰土居中央戊己土也故不列於四方然則辰戌丑未非土乎坎離艮兌皆

土乎吾殆不知其說矣常揣摩之方向起於地故以支爲主是十二向者其正也非遺乎干與卦也包干與卦而言之也而甲庚乙辛丙壬丁癸坤艮乾巽十二向者堪輿家所謂縫鍼也在十二向交襌之間十二向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名者以名之非可與十二支並列而均分之也試究其說十二支之位所不必言也甲始於寅而終於卯之十分之二乙承乎甲而終於辰之十分之四丙始於巳而終於午之十分之二丁承乎丙而終於未之十分之四而戊則上寄

於辰半寄於未而始居其後十分之六焉庚始於申而終於酉之十分之二辛承乎庚而終於戌之十分之四壬始於亥而終於子之十分之二癸承乎壬而終於丑之十分之四而已則半寄於戌半寄於丑而皆居其後十分之六焉若卦則坎離震兌居子午卯酉之正而左右各餘十分之一有奇乾巽坤艮則補其四隅之空此皆氣之自然位之一定有不待安排布置而然者是故以寅向言之謂之甲可也右後十分之八有奇謂之艮可也左前十分之一有奇謂之

震亦可也而唯謂之寅主地而言也唯前而寅卯交禪之際謂之寅則遺乎卯謂之卯則遺乎寅而于當乎甲卦當乎震然謂之震則卯辰交禪之際亦震也而其稱混矣故以甲名之取其獨也後而丑寅交禪之際謂之丑則遺乎寅謂之寅則遺乎丑而于當巳思交禪之際猶夫支也惟卦則適當艮之中故以艮名之亦取其獨也餘皆倣此此二十四向之說也是故十二支者向之正包于與卦而言之也其于卦十二向則兩支交禪之際支不可名而錯舉其一可[illegible]

者以名之所謂終斂者也謂之逢斂唯名其一終開爾非與十二正向並列而均分之也其成已坎離震兌之不數於向者偶不當十二支交禪之際與當之而不可專名爾非不列於四方也此二十四向之說也實則十二向也後之人不察其實而徒徇其名曰二十四也遂均分而並列之而於天地陰陽運行各足之妙皆齟齬而不可入而且相沿之而不察也毫釐千里非一日矣或曰戊己之各分爲二何也曰寄旺於辰戌丑未土之道如此也而未當中央之令

適值乎坤寄旺於四方而尤旺於此故丁之後繼以戊爲獨順焉造化分列之妙不假安排而巧於安排者不能過如此也然在甲子有戊戌而無戊未有己未而無己戌戊顧在未而己顧在戌何也曰此不可執一論也戊土陽也故屬之東南己土陰也故屬之西北況丁戊順也而戊己二向亦毋相對苟易戊於戌而易己於未則以戊對戊己對己便有不類且甲始於寅而終於卯有甲寅而無甲卯乙始於卯而終於辰有乙卯而無乙辰丙始於巳而終於午無[illegible]

而有丙午丁始於午而終於未無丁午而有丁未始於辰而終於未有戊辰而無戊未己始於戌而終於丑無己戌而有己丑兆皆例之可推者嗚呼天地陰陽之用雖微妙難知而其運行一定之理則實明白而易見顧以訛傳訛莫之敢疑且變也責耳目而賤吾心其蔽非一日矣甚與家多瞽師俗子其習而不察宜也爲吾儒者亦從而靡其說雖其於身心無大損益要亦格物之一端非毫無干與者也敢表而出之以俟教我者

續年東集卷之三